



光阴故事

□焦文亮

# 县委书记为我修改新闻稿

时间过去39年了,每每想起掖县(今莱州市)县委书记王学刚为我修改新闻稿、使该稿在《烟台日报》头版头条刊发的事情,我的心中便升腾起满满的骄傲、崇敬和无限感激之情。他令我升华了对新闻写作的认知,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,使我从一名乡镇干部走向了专业新闻之路。

1984年9月前,我在黑龙江省合江地区林业局基层国有林场担任新闻通讯员。因父母经常患病,弟妹年龄又小,1984年10月我回到了家乡掖县,在沙河镇政府从事文秘及宣传工作。

由于勤奋,1985年,我在烟台市及以上媒体刊发稿件128篇,其中在《烟台日报》发表稿件50多篇。1986年2月,我被烟台市委宣传部评为优秀通讯员,被《烟台日报》评为优秀通讯员并获一等奖。因为我是全烟台市(含现威海市4个县市)唯一获《烟台日报》一等奖的乡镇宣传干部,在烟台日报社召开的表彰会上,我被特别表扬。

表彰会后,烟台日报社农村部主任丛培俭对我说,有优秀通讯员到报社参加采访写作培训的指标,我若愿意他可推荐。我当即同意,当时的镇党委书记李惠堂也大力支持。1986年4月15日,我来到烟台日报社农村部学习。丛培俭主任安排我跟随记者张志卿、吴好之等老师学习。我废寝忘食地跟随采访,虚心学习、请教,采访前先问从主任采访重点和写稿角度,深挖事件广度和深度,采访后写好稿子请老师指导修改,稿件刊发后我又一字一句地反复揣摩。我的用心和勤奋,使自己的写作水平不断提高。在报社学习的40天中,我采写、刊发稿件18篇,丛培俭主任说我具备了独立完成大稿、特稿的能力。

回沙河镇后,我像上满了发条的钟表,不知疲倦地白天下乡包村,晚上熬夜写稿,平均每个月有4篇稿件在《烟台日报》显著位置发表,成为《烟台日报》通讯员中的佼佼者。

1986年12月13日,二版编辑刘汉君给我来信信约稿,希望我重点写一下沙河镇的民间资金流动情况。

沙河镇党委非常重视此次约稿,党委书记李惠堂嘱咐我全力以赴完成任务。我采访了镇工商所、税务所、农业银行沙河办事处,又请三个单位召集了16个工商户开座谈会,交流商品流通和资金流通情况。我将了解到的情况写成1200字的文稿,题目是《沙河镇商品经济和资金流通活跃的经验:依托集市优势,形成地方特色商品流通模式》。镇党委书记李惠堂看后,让我把稿件寄给刘汉君编辑。我左思右想,觉得稿件质量不尽如人意。12月16日早上,我带上稿件和采访素材,赶往县城,想请县委宣传部领导帮助修改,但不巧的是,分管新闻报道的副部长王绍堂外出办事了,三天后才回来;新闻科长杨君也下乡采访了。我失望而归,走到县委办公楼一楼时,碰巧见到了县委书记王学刚的秘书孙相山。他觉得这篇稿件代表掖县此类工作的成就,让我见见王书记,请王书记指导一下。进入王学刚书记办公室,书记正埋头批阅文件。我把编辑的来信和稿件交给他,他一一阅读,略作思考后说:“你作为乡镇宣传干部能写出这样的稿件,应该肯定。但是,你站的高度不够。这是一篇写时代潮流、潮头经验的稿子。《烟台日报》是烟台市委机关报,约写此稿,应该是为了给全烟台市提供解决商品经济发展中资金不足、利用民间资金发展民营工商业、提高经济效益的经验。你应该站在烟台市、山东省乃至全国商品经济大潮的高度理解它的导向价值。改革开放后,我们的国家在坚持国营集体工商业的同时,大力发展民营工商业。现在民营工商业的发展处于重要节点,国家银行资金不足,需要挖掘汇集民间资金,争取获得最大效益。掖县是烟台市经济发展的先进县,沙河镇是胶东经济重镇,民营工商业走在全烟台、全省前列。理解了这一点,稿件就会简明扼要,突出重点、有导向性。导向导向,就是站在时代潮头的高点,给全局导引方向……”王书记拿起办公桌上的红笔,在我的稿件上圈圈画画,文稿划掉了三分之二,题目改成了《挖掘资金潜力,促进商品生产:沙河镇民间资金活跃》。他在修改稿上签上“王学刚”三个字后

交给我,对孙相山说:“小焦同志写的稿子还是不错的,你抄存一份,留作备用。”我向王书记道谢,退出他的办公室。孙相山把我的稿件和素材重点抄写完后放了起来,对我说:“你给刘汉君编辑写封信,我下午到烟台出差,顺便把这稿子送给他。”我连忙给刘编辑写信,汇报稿件采写和王书记修改的过程,将原稿和王书记修改稿一并带上。

1986年12月18日,《烟台日报》头版头条刊登了我采写的、王学刚书记修改过的稿件,标题一字未改。刘汉君编辑给王书记寄来几张报纸,附信感谢。稿件刊登后,在烟台市引起很大反响。此稿于年底被评为《烟台日报》好新闻,并获三等奖。虽然是三等奖,但在10篇三等奖稿件中,有9篇稿件的作者不是报社的编辑记者就是各县的宣传部专职新闻干事,乡镇级独我一份。

王学刚书记给我修改稿件时语重心长的教导,我念念不忘,一字一句地琢磨领悟,升华了对新闻工作的认识。为提高新闻写作能力,我完成了山东省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,获大专毕业证书。与此同时,我努力提高政治视野,站在时代高点寻找新闻素材,选择采写角度,新闻采写水平越来越高。1986年至1991年,我连续6年被烟台市委宣传部评为优秀通讯员;被《烟台日报》评为优秀通讯员,并获一等奖。我采写的稿件除了在《烟台日报》刊登外,数十篇稿件被《人民日报》《经济日报》《农民日报》《中国乡镇企业报》《大众日报》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刊登和播出。正是因为这些成绩,1994年10月,我进入人民日报社《市场报》工作,走上了职业新闻写作之路。

1998年7月,我赶到淄博市山东新华制药厂采访之机,去拜访王学刚。他由掖县县委书记升任烟台市副市长,后又调任淄博市政府常务副市长,后任淄博市政协主席。他为我进步而高兴,以长辈的口气叮嘱我:“坚信党的领导,把握社会走向,用正确舆论引导社会。”我以此为座右铭,反复回顾,不断提高,在新闻宣传工作中,连年取得优异成绩。



心灵微品

## 遥寄父母

□汪新军

寒衣节的前夜,我虔诚地为逝去的父母点燃香烛,把无尽的哀思寄托在缕缕青烟之中,愿它能飘过山山水水,飘到千里之外,飘到我养我的故乡,飘到父母的坟头,把我的哀思定格在那狭小的方寸之间。

2009年的夏季,那个多雨的季节,母亲、父亲相继带着病痛离去。当我闻讯匆匆赶回老家之时,只能将一切懊悔和遗憾化作悲痛的眼泪,肆意地流淌、飞溅……

母亲是一个善良、少言、勤劳、温和的人。自我记事时起,她便日夜操劳,白天下地干活,样样不服输,挣的工分和壮年男人一样多;晚上操持家务,孝敬老人,抚养子女,日复一日忙忙碌碌到深夜。

土地承包到户后,母亲干好农活的同时,还到十里地以外的砖瓦厂做工,用晶莹的汗水换取微薄的收入贴补家用。她常年无休,没日没夜,寒来暑往,似乎有着用不完的气力,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,风里雨里,用柔弱的身体为家人撑起一片晴空。

母亲辛辛苦苦操持家务一辈子,作为儿女,我们给予她的实在太少太少了,甚至没有静下心来,和她认真地交谈过一次,甚至不知道她喜欢吃什么食物、穿什么样的衣服、钟意什么样的颜色,而是一味地用忙作为理由,把她遗忘在山村、遗忘在老家的角落里。而今,可以回忆的,只是与母亲只言片语的对话,还有她永远慈善的面容和微笑。

父亲高中毕业,是村里村外、十里八乡的“能人”“文化人”,能说善言,去过东北、到过云南,担任过“干部”、干过社办厂会计,务过农、承包过工程、管理过水库,属于“见过世面的人”。村里村外各家各户的红白喜事都请父亲去主持,邻里乡亲的矛盾纠纷都请父亲去决断。父亲的一生,是奔波的一生,是操劳的一生,晚年却备受重病折磨,苦不堪言。

父亲的热心肠闻名八方,而对三个儿女的要求却极为严格,甚至可谓严苛。遵循父亲的意愿,我们成长成人,并在各自的事业道路上奔波、进步。我们深知,父亲将自己对子女的爱隐藏得很深,从未用言语表达,而是化作默默的行动,用一种暗流涌动却无比激烈的情感支撑儿女走向更广阔的天地、见识更丰富的世界。但让我们遗憾终生的是,父亲瞑目之时,作为儿女的我们竟然没有一人守候在他的身旁。他就那样无助而孤独地离开了人世间,带走了他的睿智、热忱和慈善。

树欲静而风不止,子欲养而亲不待。父母在,尚知来处;父母不在,仅剩归途。每每遇到这样的节日,我便把无尽的思念挂在心间,遥望窗外很远很远的地方。

告别,总是难免遗憾,也常难以释怀,但逝去并不是生命的终点,遗忘才是。只要我们还记得,他们就不曾真正离开。那些熟悉的笑容、温暖的叮嘱、曾经的时光、深沉的爱,会在记忆里熠熠发光,照亮我们未来的每一步。



心香一瓣

□牟洪涛

## 希望

进我的胸膛。原来,山外面的世界,不只有轰鸣的机器和漫天的尘土,还有这样一种活法——安静地坐着,就能拥有整个宇宙。那天夜里,我没有再看自己伤痕累累的手。我翻出初中语文课本,就着屋内那盏昏黄的煤油灯,一字一字地读起来。灯光很暗,飞蛾不断地扑打着灯罩,投下凌乱的身影。但那些熟悉的方块字,此刻就像一粒粒火种,掉进我干涸的心田,倏地燃起一簇微光,照亮了我眼前全部的黑暗。

那盏煤油灯的光,其实是很微弱的。灯焰如一粒被风吹斜的黄豆,不住地跳动,将我的影子,还有爷爷佝偻着身子编苹果筐的影子,一同放大、扭曲在斑驳的土墙上。空气里弥漫着煤油与老屋木料混合的、沉郁的气味。而打破这沉寂的,便是我稚嫩的、一字一顿的读书声。

后来,我乘着读书的风帆,走出了那片大山。我走到了更亮的灯下、更厚的书里,走到了更远的地方。我如愿以偿地改变了生活的轨迹,拥有了祖辈无法想象的选择与视野。这似乎是“希望”的实现,是“命运”的改变。

我恍然大悟,所谓“改变命运”,或许并不仅仅是从田间到城市的空间转换、从贫瘠到丰裕的物质跨越。念书给予我的最大的馈赠,是让我在爷爷的沉默里,学会了倾听万物的语言;是在那土墙的斑驳间,窥见了历史与时光流淌的痕迹,是那为了生活而去搬砖的沉重步伐。它给了我一个内在的、精神的支点,让我在日后纷繁扰攘的世界里,总能回想到那盏煤油灯,从而知道自己从何处来,内心该守护些什么。

那希望的实现,并没有终结在我离开的那一刻。它更像是一粒种子,用爷爷一生的辛劳作为土壤,再由我那稚嫩的读书声浇灌,最终在我往后的生命里,开出了一片爷爷从未见过、却定然能懂得其芬芳的花朵。

那念书声改变的,又何尝只是我一个人的命运呢?它改变了一段家族传承的轨迹,它让一种无言的期望,终于获得了有声的回应。那艘从煤油灯下启航的小舟,驶向的并不只是一个光明的彼岸,更是一个被知识与理解所拓宽了的、更丰厚也更懂得慈悲的人生。

雪,一种天然物质,本质是水,原型是六棱花。最早的咏雪,可追溯到《诗经》中《邶风·北风》的“雨雪其雰”和《小雅·采芣》的“雨雪霏霏”,而今已发展为冰雪运动和产业。自古咏雪不乏佳作,但表现手法迥异。

显性的咏雪诗,直白生动逼真,具有强烈的画面感。如唐代李白的《北风行》:“燕山雪花大如席,片片吹落轩辕台。”柳宗元的《江雪》: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。”刘长卿的《逢雪宿芙蓉山主人》:“日暮苍山远,天寒白屋贫。柴门闻犬吠,风雪夜归人。”金代元好问的《颍亭留别》:“北风三日雪,大素秉元化。九山郁峥嵘,了不受陵跨。”清代郑板桥的《山中雪后》:“晨起开门雪满山,雪晴云淡日光寒。檐流未滴梅花冻,一种清孤不等闲。”

隐性的咏雪诗,比拟、借喻玄妙,道尽雪之美却隐去雪字,别具风味与感染力。如唐代高骈的《对雪》:“六出飞花入户时,坐看青竹变琼枝。如今好上高楼望,盖尽人间恶路岐。”其中“六出”即雪。岑参的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》: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其中“梨花”即雪。宋代陆游的《冲雪至余庆觉林雪连日不止》:“策蹇清吟涉野耶,灞桥犹恨近京华。山前千顷谁种玉,座上六时天散花。林雀无声溪竹断,炊烟不动竹篱斜。胜游更觉平生少,未羡银河泛客槎。”其中“玉”“花”“银河”等皆是雪的代名词。宋代孙道绚的《清平乐·雪》:“悠悠飏飏,做尽轻模样。半夜萧萧窗外响,多在梅边竹上。朱楼向晓帘开,六花片片飞来。无奈熏炉烟雾,腾腾扶上金钗。”其中“六花”即雪。元代薛昂夫的《蟾宫曲·雪》:“天仙碧玉琼瑶,点点扬花,片片鹅毛。访戴归来,寻梅懒去,独钓无聊。”其中“扬花”“鹅毛”即雪。清代纳兰容若的《采桑子·塞上咏雪花》:“非关癖爱轻模样,冷处偏佳。别有根芽,不是人间富贵花。谢娘别后谁能惜,飘泊天涯。寒月悲笳,万里西风瀚海沙。”所喻皆雪花。

笔者也在古人的启发下,写了一些楹联和诗《咏雪》,力争做到言雪无一雪字的境界:“天女散花,蝶舞絮飞,风卷玉尘降凝雨;大地落英,银装素裹,日融寒酥溢琼芳。”“时光不觉玉絮寒,琼花飞舞称长天。又是一度瑞叶降,遍地银粟兆丰年。”其中“天女散花”“蝶舞絮飞”“银装素裹”“玉尘”“落英”“寒酥”“琼芳”“玉絮”“琼花”“瑞叶”“银粟”等,皆雪也。这些借喻比拟,都源出古典,彰显了雪的不同形态与文化内涵。

显隐混交的咏雪诗,同样奥妙,不胜枚举。如李白的《清平乐·画堂晨起》:“画堂晨起,来报雪花坠。高卷帘栊看佳瑞,皓色远迷庭砌。盛气光引炉烟,素草寒生玉佩。应是天仙狂醉,乱把白云揉碎。”当代毛泽东的《沁园春·雪》,更是堪称一绝:“北国风光,千里冰封,万里雪飘。望长城内外,惟余莽莽;大河上下,顿失滔滔。山舞银蛇,原驰蜡象,欲与天公试比高。须晴日,看红装素裹,分外妖娆。”

最蹊跷美妙的是,有些咏雪之作,完全超越显隐范畴,重在对比反衬,明言雪而说其他。如宋代王安石的《梅花》:“墙角数枝梅,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,为有暗香来。”这是他罢相退居钟山之作,以梅为题,以雪相衬,突显傲岸不屈、品行高洁的风骨,与毛泽东的“梅花欢喜漫天雪,冻死苍蝇未足奇”有相通之处。而唐代卢梅坡的《雪梅》,则共咏齐颂,同赞兼评:“梅雪争春未肯降,骚人阁笔费评章。梅须逊雪三分白,雪却输梅一段香。”

